

广玉兰

木兮(济宁高新区)

蝉嘶尚未聒噪,夏天的坏脾气却先发作了,气温动辄飙升至35℃以上。在空调房间里坐得久了,便去阳台活动一下筋骨。不经意间望向窗外,树上一团团雪白,定睛一看,仿若静谧的雪莲。

这雪莲似的花朵便是广玉兰。花瓣玲珑剔透,似削薄的玉片。凝视一阵,便觉通体沁凉,暑气消减大半。称作玉兰,却又着一“广”字,便与玉兰花全然区别开来。它没有玉兰花修长的身材和娇艳的肤色,没有倚风的媚态,更无玉兰花争艳的用心。它坐在厚实的叶子间,直面高天,悄然绽放。大地寥廓苍茫,疾风骤雨便作萍水相逢,雾霭流岚视若他乡故知。它的广,在于它的冰心玉壶。

树下漫步,若非有意探寻,是很难发现它的。叶子宽大厚实,一层叠着一层,紧凑而有序。叶面披着一层蜡质,油光瓦亮。这或许是它四季常青的缘由罢。叶背毛糙,色如纺绩后的苎麻。仰望一株广玉兰花树,并不见嘉木的秀影,倒觉出一点敦厚与土气。

敦厚的广玉兰是善隐的。它无意争春,将洁白的花儿隐在群芳之外。夏季的阳光虽烈,好在久经磨砺,适应了湿热与暑气。日光将人的皮肤越洗越黑,却将广玉兰的花瓣洗得瓷白。它不张扬、不伪饰,也不作态,素衣素履,一直保持自然之我。

初识广玉兰,是在高中校园。教学楼前,两株广玉兰蓊蓊郁郁。它应是南方乔木罢,冲破了水土的樊篱,在北方小镇安安稳稳扎下根基,生命力坚韧顽强可见一斑。我常常从它身旁走过,却不知道它的名字。毕业后,我去泉城求学。只身在外,陌生的环境,孤独的感受,着实适应了一阵子。因此想到,和那两株广玉兰一样,根骨韧一些总是好的。

再次邂逅广玉兰,是多年以后的事了。那时,我刚到清园,从二楼值班室颀望夕曛,只一瞥,窗口左近那熟悉的花团便撞进眸子里来。花瓣依旧雪白,静若清廉之士,卓然高枝。叶子依旧平展宽厚,鏊子似的烙熟了园中光景。后来遇见园林师傅养护草木,请教之后才得知,它有一个诗人一般的名字。

郑板桥说它“来不相知去不留”,心性高洁,难免精神孤标,这也是似莲而又有别于莲的地方。然而,广玉兰倒也没有遗世独立,在园林乃至庭院中,它们已普遍种植。它已经挺进寻常百姓家,进入平凡生活,与它质本高洁的精神追求,其实并行不悖。

夏之韵

李江奎(汶上)

艳阳高悬,普照四边,瓜果蔬菜、草木绿植,万物皆呈其恩;天雷震震,甘霖倾盆,人畜兽禽、蝼蚁苟蝇,众生均沐其泽。

江海涛涛,声震九霄,虎啸龙吟,势如千钧,涤荡乾坤。

贯古通今;云烟浩渺,碧倾万里;日月轮换,周而复始生不息。

山川毓秀,群峦叠嶂,曲径通幽,古树参天,枝繁叶茂,造化自然;溪流潺潺,鱼虾逐涧;沟壑绵延,青山绿水皆可见。

麦浪滚滚,稻花翩翩,阡陌纵横丰收年;果香四溢,瓜甜如蜜,风调雨顺思圣贤。

政通人和和初心不变,众志成城勇毅奉献;人逢盛世岁华年,九夏逐梦普新篇!

纳凉

李瑞华(梁山)

夏日酷暑难耐,乡亲们喜欢在晚饭后聚在巷口的树下,谈谈古、说说今,家长里短、小村趣事,都是聊也聊不完的家常。

看到这情形,让我不禁想起儿时记忆里的纳凉场景,好像也是这样。

最好的,是村里能来个说书的。

说书人在街里摸索着选出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,支上鼓架,安好脚蹬梆子,调好坠琴,就开始演奏了,只见说书人将脸稍微向半空抬起,一双空洞的眼睛向天上翻上几翻,扶着坠琴的手,右手轻拉,左手压弦,一股清妙的音乐便缓缓流出,随着悦耳动听的琴声和梆子的响声,很快就围拢了一圈人,都知道今天晚上村里来说书的了。有热心的大爷大娘早早端来汤拿来馍,让说书人吃饱,好尽情听戏。

等到吃完晚饭,聚拢了很多,说书的就开始表演了:“说的是,说书不说书,先来四句诗。”“弦子不响怨手就,鼓的不响怨皮厚,新娶的媳妇光嘬嘴,那是在娘家没住够。”几句开场话道罢,便扯着沙哑的高嗓门,裂开大嘴,唱将起来:“脚蹬梆子手拉弦,待我从头表一番,你要问今天表的是哪一位,待我从头说根源……”沙哑的声音,悠扬的琴声,清脆的梆子,穿越了时空。

母亲菜园

李启胜(烟台)

母亲年轻时是个勤快的人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总是一天到晚不闲着,天一亮睁开眼就有干不完的活。她嘴里常挂的口头禅就是:“人只要勤快,走到哪里都有饭吃。”

转眼子女长大,她也老了,按理该歇歇颐养天年了。我多次想让她和父亲搬到城里住进我家宽敞明亮的楼房,但母亲说: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,只要能动弹,还是老屋住得习惯,老家的烟火养人!”她充分利用农家小院空间,在房前屋后空地上种各种蔬菜:菠菜、韭菜、小油菜、葱、蒜……吃不完的,就送人,美其名曰“有机蔬菜”。

母亲种的菜几乎不打农药,也不施肥,用的都是过去庄户人种菜的土办法。譬如,辣椒爱招大青虫,母亲便撒灶膛里烧火做饭的草木灰在苗子周围,消杀虫卵。端午前后,她去山上拔来野生艾蒿用水泡,把泡出的水喷洒在青椒上防虫害。若这些方法还控制不住,她就顶着正午烈日,用最笨的法子,一棵棵仔细翻找青椒上的大青虫,捉住装进矿泉水瓶,拿回家喂鸡。

平时做饭的淘米水、洗菜水,她都收集起来,给这些种的菜准备着。尤其是到了夏季雨水多的时候,母亲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旧的大塑料桶,挨个接满雨水,一排排堆在院子角落,以备天干旱浇菜用。

她让父亲在距离老屋不远处挖了个小池子,她去沟边用镰刀割来青草放到池子里,再把家里鸡鸭鹅的粪便和青草混合在一起发酵。用塑料膜盖住池子口,避免肥料发酵时异味飘出。她就用这个当肥料,给她种的蔬菜施肥。

夏日的黄昏,院墙爬满了母亲种的葫芦秧,绿叶浓密,把墙围得严严实实。葫芦花开得像小喇叭,引来了许多飞蛾。母亲摘下一朵花,便有飞蛾伸出长须探进花筒。她轻轻一捏,飞蛾便在空中扑腾起来,逗得我儿子咯咯直笑,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房前屋后的菜园。

夏夜风雨声

曹春梅(邹城)

起风了。

天阴了好久,乌云密布。直到夜晚,风才真正刮起来。起初树叶窸窸窣窣,渐渐风声呼呼。骤然,狂风大作,摇曳树枝,撕下过早枯黄的树叶,任其在风中翻飞、跳跃。

一道明丽的闪电豁开阴沉的天空,带来瞬间光明,旋即消失。我在黑暗中等待着雷声。

忽然,远处传来雷声,像火车轧过铁轨,由远而近。猛然,一声炸雷响彻天地,清脆轰鸣,如沉郁已久的怒吼。久违的冲动涌起,一阵欣喜:要下雨了。

雨来了!起初是稀疏却硕大的雨点,砸在房顶和水泥地上。雨滑过叶片,再滑入泥土,润物无声。

转眼间,雨越下越大,哗哗作响。雨点连成线,线织成帘。雨水冲洗着灰蒙蒙的污垢,涤荡着纷乱嘈杂的世界。我情不自禁打开窗户,清风扑面,一扫心中的雾霾。几滴雨点打在脸上,凉凉的,清爽无比。鼻中充盈着泥土的气息与花草之香。

夏雨不同于春雨的缠绵,秋雨的凄清。它在乌云翻滚、狂风呜咽、雷霆轰鸣中,舒展开蓄势已久的情结,尽情宣泄,一发不可收。

夜晚的风雨雷电,不知何时停息了。清晨,我打开院门。空气清新微凉,小院略显凌乱,但院中万物愈发清新、挺拔,一片新绿,生机盎然,充满了年轻的活力。

坝上日出

李西全(兖州)

夜还静,空气清冽如冰山流下的雪水。露水打湿了鞋、裤脚,林间不知名的昆虫振翅穿行。孩子们一改日间的吵闹,变得轻声细语。柔和起伏的山梁上、发电的风车上点点灯火明灭。紧贴山梁的一抹浅红,长长阔阔,浅红中间夹杂着淡青,淡青中又掺入浅红,往上去淡青大片、浅红镶边,再往上天已透蓝。几处蒙古包灯已亮,客车隆隆而来又渐行渐远。红色加深、加厚、加重,青色褪隐,若有若无。头顶上几抹白云已镶上金边,西边白云也抹上了红色,山上风车缓缓转动。山梁上的红色变窄、变浅黄、变金黄、变亮。山顶上金黄一团,开始从一片黄色中加厚加重、脱颖而出,一大片金光耀眼夺目,下意识回避调整一下,回望时一个麦穗黄的球已冉冉升于山顶上。

去看看漫山遍野的花草吧!

蓝色的花瓣,如小喇叭;紫红色的花如桑葚一枚,在枝头摇曳;金黄色的花如向日葵,但仅有指甲盖大小;一种草,腰夹三五穗,穗微小如十几小米粘就。久居的山民一定能听见花草的呼吸,正如长期种水稻的人可听到水稻成长的声音。几匹马在山洼地吃草,没有牧马人,没有缰绳,它们悠闲地吃着,偶尔抬起头看看人,“沙、沙、沙”,轻柔曼妙。

人群三三两两地退下。有人说:何必这么早起折腾,十分钟就能看完日出了。什么是“看日出”?看天色渐变,听昆虫振翅,任蚊子左右飞舞,趟一鞋清凉露珠不是看日出吗?